

## 最近蘇聯之外交政策與滿蒙邊境問題

陳智庭

自入一九三六年以來，爲時不及二月，蘇日間「滿」蒙邊境連續發生衝突，不下十餘起，形勢之緊張，使世界之視線忽然集中於遠東，一若大戰之爆發迫在目前。吾人於此再檢討蘇聯之外交政策，然後進而解剖「滿」蒙邊境問題，對於留意外交問題者，當不爲無益。

蘇聯自一九二八年開始實施其五年計劃以來，其對外政策之大方針，一言以蔽之，則和平政策也。蘇聯領袖屢次聲明其對外之和平政策，史丹林在一九三四年一月全俄共產黨第十七次大會報告演說中，明白指陳蘇聯之對外政策曰：「蘇聯在此數年間仍堅守其和平的地位，努力排除戰爭之危險，爲維持和平而奮鬥，與維持和平之國家提攜，暴露備戰與煽動戰爭者而剝去其面具……吾人之對外政策，極爲明瞭，即維持和平及與各國增進通商關係……吾人爲和平之友，仍堅守和平事業。」

蘇聯之和平政策，有何根據乎？史丹林關於此層列舉如次：

- 一、爲發展己國之政治的經濟的力量；
- 二、爲精神的支持渴望維持和平之全世界勞動大衆；
- 三、爲不願破壞和平之國家，願與蘇聯發展通商關係之國家；
- 四、爲調整國防準備之有光輝的軍隊。

其中二三兩端或許是門面語，一四兩端是真正的根據，尤以第一端爲根據的根據。蓋決定蘇聯對外政策之主要原因，在於實現史丹林所謂「一國社會主義建設」之理論。據蘇維埃領袖之意見，蘇聯爲世界唯一社會主義國家，不絕在其周圍資本主義列強攻擊之危險中。若使蘇維埃政府未臻強有力時，爲資本主義國家所攻擊，則戰敗之後，政府有崩壞之虞。是故迅速建立強有力之社會主義國家，俾不被侵犯，即令侵犯，亦能反攻，此在蘇維埃政府極爲迫切之需要。而在能達到此目的以前，確保和平，不捲入戰爭漩渦，對於蘇聯實爲無上之要着。

蘇聯對外和平政策之根據，在於維護其社會主義建設，已如前述。

105 396 是以昨日之敵，成爲今日之友者，在蘇聯對外關係中不一而足。例如國際聯盟在九一八當時，爲反蘇戰爭之機關，蘇聯當局屢次攻擊非難之。

然史丹林於前年一變其態度，認爲「多少可以弭戰之機關」而加入。又蘇維埃政府每以英法爲反蘇戰線之領導者，而最近則與之保親密之關係。此等急角度之方向轉變，表面上似不可思議，實則在了解蘇維埃外交之根本大方針者，毫不足異也。

要之蘇維埃外交在於延長對資本主義國家和平關係之期間於此期內完成社會主義建設，以備與資本主義諸國爲最後之決戰。是故蘇聯對內則向社會主義建設，尤其第二次五年計劃之實施，國防力之強化，邁往勇進，對外則利用資本主義列強之利害對立，聯甲對乙，或聯乙對甲，以期維持列強之均勢，而防止戰爭之爆發，同時經由第三國際間接聲援殖民地運動及資本主義國家之革命運動，以消弭反蘇戰爭而促進資本主義諸國之崩壞。

## 二

蘇聯對外政策在一九三五年果呈如何狀態乎？蘇聯在地理上占全球六分之一，跨有歐亞兩洲，對外接觸方面極廣汎而複雜。又蘇聯是社會主義國家，其所根據之政治的經濟的社會的原則，完全與其周圍諸國不同，直接間接爲世界革命運動之策源地。因此與鄰接或不鄰接諸國發生種種複雜利害關係。現在與蘇聯有最重要對外關係之地域，

爲遠東、歐洲及美國，茲分別敘述之。

遠東方面一九三五年可大書特書之最初事件，爲中東路之讓渡。中東路讓渡交涉始於一九三二年五月，後來幾經頓挫，至一九三五年初始行進展，遂於三月二十五日成立蘇日「滿」協定。自九一八事變及偽國成立以來，蘇維埃政府爲預防日本之進攻，集中軍隊於遠東，建築要塞地帶，蘇日「滿」間之關係極爲緊張。及是，蘇日「滿」間之關係因重大懸案之圓滿解決而呈轉好，此蘇維埃政府和平政策成功之大事件也。然中東路讓渡協定，不得斷爲蘇日「滿」親善關係之勝利，即蘇維埃政府之和平政策尙未完全成功也。

蘇日「滿」間此外尙有種種懸案，自入一九三五年後，益加糾紛。例如北樺太煤油問題，沿海洲利權問題，漁業問題，蘇「滿」國境問題，外蒙問題，第三國際赤化運動問題等。此等問題雖經蘇日「滿」外交當局累次交涉，迄不能達到圓滿解決。且最近蘇「滿」越境事件頻發，海參威有日商壓迫事件，莫斯科則蘇日漁業交涉停頓，「滿」蒙會議決裂，蘇日「滿」關係不但不見轉好，反有因此等問題之發展而使中東路讓渡協定所造成之親善空氣消散之勢。

蘇維埃政府之對日「滿」關係，更因中蘇關係及中日關係而複雜化。中國因地理上及政治上之關係，對於邊疆地方每鞭長莫及。此等邊疆地方遂爲帝國主義列強之分割對象。如朝鮮接壤之東北諸省，在日本勢力之下，西伯利亞接壤之外蒙，在蘇聯勢力之下。此於蘇聯對日

「滿」之關係，影響甚大。中日之間，自九一八後，東北諸省在日本卵翼之下成立「滿」國，中國不但無力收回失地，並且對於日「滿」之壓迫，節節退避，更造成日「滿」步步西侵之局面，華北內蒙亦有不能保持之勢。蘇聯在外蒙之勢力有與日本衝突之危險，極爲明顯。

要之，一九三五年蘇維埃在遠東方面之重要交涉，爲對日「滿」關係之調整，中東路讓渡協定之成立，使二國之緊張關係稍形緩和。但蘇日「滿」間今尚有種種爭執問題，加以於此種種問題之後面，有根本的對立——赤色勢力對帝國主義勢力之對立的存在，故前途極可悲觀。

### 三

今觀一九三五年之蘇維埃對歐外交，試先觀其對歐政策之地位，則可見其重心之轉移。九一八事變後，蘇維埃外交之重心，置於遠東，蘇維埃之領袖，殆皆注目於遠東。然遠東砲聲停止，僞國成立，表面上呈平靜狀態。歐洲則德國自希特拉政府樹立以來，發生混亂狀態。對歐有根本利害之蘇聯，乃注意於歐洲。入一九三五年，中東路問題解決後，蘇日「滿」關係之轉好，更助長此項傾向。最明白證實蘇維埃政策之重心之轉移者，因九一八事變而集中於遠東之軍隊，有一部分在一九三五年移駐於西方也。

然則引起蘇維埃外交變化之歐洲政局果何如乎？一九三五年之

歐洲政局，一言以蔽之，則凡爾賽體制之崩壞過程愈加迫切，及歐洲列強之間開始殖民地分割運動也。對凡爾賽體制拋擲炸彈者，有二大事件，即一九三五年三月希特拉之凡爾賽條約軍事條款廢棄之宣言及一九三五年後半之意阿戰爭是也。歐洲政局原在動搖不定之凡爾賽體制支柱之上，彌縫又彌縫，幸保安定。及是完全被破壞，陷入混亂之中。一九三五年歐洲政局之動向全然爲歐洲列強力圖彌縫此項破綻之外交史實。是故列強間外交交涉頻發，斯脫萊薩會議，國聯會議，巴黎會議等種種國際會議，即爲此而召開。其間歐洲政局之主要傾向如次：

- (一) 德法對立更激化；
- (二) 德蘇關係更惡化；
- (三) 法蘇關係更密切；
- (四) 英國稱霸歐洲；
- (五) 英法接近；
- (六) 英意對立；

於此歐洲政局變化之中，蘇聯對外地位有如何變化乎？概言之，則蘇聯在歐地位之加強也。在歐洲政局發生如此根本的混亂以前，蘇聯最密切而最重要之同盟者，爲呻吟於凡爾賽體制下之德國。然希特拉之法西斯政府，以撲滅國內共產主義爲其主要任務之一，自命爲防止鮑爾塞維克蔓延之壁壘，根本的破壞德蘇緊密關係。馴致昨日之友，成爲今日之敵。且希特拉欲結交波蘭而奪取蘇維埃之烏克蘭邦，兩者之對立關係，爲之更甚。此際因希特拉之擡頭而同病相憐者，有法國。法國與蘇聯之對立，原屬根本的，但此項對立，現實的意義極少，一遇不共戴天之仇的德國出現，乃捨其從來反蘇戰線指導者之威嚴而伸手與蘇聯提攜。法國甚且率領小協約國與蘇聯形成對德統一陣線。爲證明此事，

吾人可舉示證據如次(一)一九三四年底法蘇軍事同盟成立說；(二)法國商相訪問莫斯科，訂立法蘇永久通商行船條約；(三)法總理賴伐爾捷外相貝奈斯訪問莫斯科，訂立法蘇法捷相互援助條約及航空協定。

與法國爭爲反蘇戰線領導者之英國，表面上亦改變態度而接近蘇聯，此亦加強蘇維埃之地位者也。英蘇接近，具體的言之，年初艾登訪問莫斯科，與蘇聯當道交歡，最近英蘇間又有信用借款之協商。英國態度如是之變化，如何發生乎？要之德法對立，法蘇接近，美蘇接近，英意對立等破壞歐洲政局上之均衡，英國爲確保歐洲政治之霸權並蘇維埃市場之經濟利益，遂轉向蘇聯。

蘇聯與英法接近之結果，其對外地位加強，但此項接近對於蘇聯果有幾許之貢獻乎？蘇聯對歐外交最重要者爲對德關係。爲防備德國之侵略，蘇聯欲訂一東歐互助公約，包括德波在內，而爲德國所拒絕。幸而成立法蘇互助公約，藉紓西顧之憂。然使意國與英法爲東非問題而開戰，德國或乘隙而起，試其銳鋒於東方。法國於對意之外，果有餘力以牽制德國之東侵乎？由是言之，蘇聯之於西歐，未可謂已得到安全保障也。

#### 四

今觀美蘇關係 主要列強中堅不承認蘇聯者爲美國，自一九一八

事變及偽國成立以來，日本之地位日益加強，在遠東有共通利害關係之美蘇兩國，因是接近。加以互需廣大市場，美蘇之接近益屬必要。一九三三年末美國乃承認蘇聯。

蘇聯領袖目美國承認蘇聯爲蘇聯和平政策之成功。史丹林在一九三四年一月全聯共產黨第十七次大會報告演說中有曰：「余第二欲舉者，蘇美正常關係之恢復也。此約在國際關係全組織中有最重要之意義，固無疑也。此約尊重和平維持大業之機會，改善兩國之關係，強固兩國之通商關係，造成共同工作之地盤。且美國昔爲反蘇傾向之要塞，今則美國爲兩國相互之利害而自動的撤廢之，在新舊之間，立一界標，斯真有意義之舉也。」

美蘇國交之恢復見重如此。其後不能保持有實效的經濟關係者逾一年。入一九三五年後，舊債交涉決裂，結局廢止莫斯科總領事館，甚至兩國國交亦瀕於危機。爾後再度交涉，七月成立通商協定，兩國關係再復常態。然莫斯科第三國際大會開會時，美政府以該大會之行動違反恢復國交當時李維諾夫不干涉美國內政之聲明，提出抗議。蘇聯極力辯白，美蘇關係再惡化，甚至發生取消對蘇承認之危險。然爾後事件不復發展，兩國關係旋即復常。

以上已分別觀察蘇聯最重要對外關係諸方面，概括言之，一九三五年之蘇聯外交，能與資本主義諸國維持和平關係，因此蘇聯之對外地位得以鞏固。然此事一面證明蘇聯政治經濟上之強化及其外交之

積極的成功同時他面又爲資本主義世界混亂而發生之消極的成果。是故此項關係能否長久維持，不能無疑。茲進而展望一九三六年之蘇聯外交，尤其關於「滿」蒙邊境問題之蘇聯外交。

## 五

蘇聯之對外關係，就一九三五年之情形檢討之，大體可云能保持和平，然則今後將何如？

最有破壞蘇聯和平政策之危險者，莫如德日二國。地理上蘇聯對德僅隔一波蘭，對日僅隔「滿」國。且政治上蘇聯與德日二國完全對立，每易感到該二國之威脅與侵略。若使德日同盟，則形成對蘇包圍陣線，此尤爲蘇聯當局所深慮。人民委員會主席莫洛托夫於本年一月十一日演講蘇聯外交政策時，關於德日同盟之風說，曾大聲疾呼曰：「德日前次乘機退出國聯，並非無因，蓋欲恣意侵略耳。自彼等外交政策觀之，彼等確爲世界最具侵略性質之強國……故吾國在東西邊境，必須設置必要之高度國防。」此足證蘇聯對德日之戒心矣。

蘇聯原欲以東歐公約保障對德和平關係，而爲德國所拒絕。幸而法捷先後與蘇聯訂立互助公約，此事至少可以稍戢德國之野心，減少蘇聯西顧之憂。然蘇聯之對日關係，情勢極不利於蘇聯。蘇聯嘗欲與日本訂一不侵略條約，歷時三載，日本迄無接受之意，和平已絕無保障，至爲明顯。日本近且進化內蒙及華北，製造日本對蘇進攻之有力根據地。

是故日本一舉一動，蘇聯每感到威脅侵略。最近蘇日間關於「滿」蒙邊境連續發生衝突，至使蘇聯當局不得不致疑於能否保持對日和平，非無故也。

自入本年一月以來，蘇「滿」蒙衝突事件不下十餘起，其中最代表的者，關於「滿」蒙，則有一月二十二日日「滿」軍圍奪成吉思汗外蒙兵哨營事件及二月十二日日「滿」軍進攻布倫德生蒙古邊防哨營事件。關於蘇「滿」則有一月三十日日「滿」軍侵入格羅狄柯夫境內事件。以上事件，據蘇「滿」蒙官方公報，則孰先發動，各執一詞，真相不易明瞭。惟從過去之事實推之，則「滿」方挑釁似屬近情。蓋「滿」蒙間自去歲十一月滿洲里會議決裂後，「滿」方曾聲明有自動解決懸案及未來問題之決心，一月二十二日及二月十二日兩事件，殆即自動解決之表示。至於蘇「滿」發生衝突事件之前一日，即一月二十九日，曾有「滿」兵反抗長官遁入蘇境事件，日「滿」兵藉口於此，侵入蘇境，極有可能性，觀於關東軍總司令南大將辯護一月三十日日「滿」軍之行動而引用一八三七年加拿大軍侵入美境事件，可思過半矣。

「滿」蒙邊境連續發生衝突事件，形勢緊張，據日「滿」方面報紙宣傳，殆有大戰即將爆發之危險。蘇聯對外素採和平政策，非至認爲絕無解決可能之時，決不輕於對日開戰。日本在尙未完全控制華北之日，如與實力遠優於帝制時代之俄國交綏，危險殊大。故亦未必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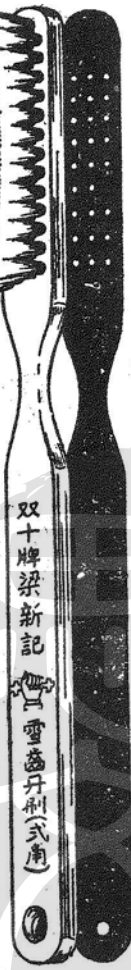
105400 「滿」蒙邊境衝突事件而遼向蘇聯開戰。然則日「滿」對蘇蒙屢次挑釁甚至宣傳大戰爆發在即者，其用意果何在？此其故有三：其一，對

反蘇諸國放出日蘇關係緊張之烟幕彈，藉以掩蔽其對內蒙及華北侵略之迹；其二，日本以東亞霸者自居，對蘇蒙威脅，所以增高東亞霸者之威望；其三，日本國內舉行大選，對外強硬，可以收選民之歡心，藉以騙得對當道之擁護。

蘇聯當道對於此等衝突事件有如何之感想乎？中東路讓渡協定未成立之前，蘇「滿」間之衝突，在質在量，遙過於今日，蘇聯猶且堅守和平政策，不欲擴大衝突。於此可知蘇聯對於今次衝突之態度，不至有突然之轉變。雖然，蘇聯之和平政策，決不拋棄自衛權。若日「滿」挑釁

至忍無可忍之時，不問日「滿」挑釁之用意如何，必然奮起自衛。彼史丹林莫洛托夫等領袖固已屢次聲明自衛之必要，即事實亦可證明其已有自衛之準備。尤其最近莫斯科政府密令交通人民委員巡視遠東方面陸海軍根據地，蘇維埃鐵道部隊接收西伯利亞鐵路，設立鐵道部隊司令部於赤塔，可見其急於自衛準備矣。蘇聯當道宣稱挑釁者當知玩火之危險，其意若曰：吾已有準備，如果進攻，則粉碎之云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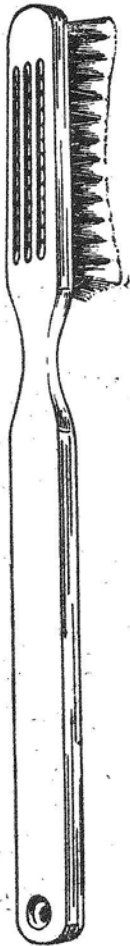
二十五年二月。



優點：一毛不拔  
保證：脫毛包換

右圖所示之牙刷係軟毛的。左圖所示之牙刷係硬毛的。為本公司一九三六年之最新貢獻。每把僅售二角。外埠函購。買足五把。寄費不加。郵票通用。惟國外及輪軌未通之處。寄費另加。

雙十老牌  
雪齒丹利  
刷牙齒雪



上海五馬路中

梁新記牙刷公司出品